

拨开迷雾

对周汝昌《红楼梦》研究的再认识

胥惠民 著

一场严肃的红学打假

「史湘云就是曹雪芹的妻子脂砚斋」？

曹雪芹专门写了「一百零八钗」？

是「红学泰斗」？还是「周汝昌根本不懂《红楼梦》」？

CHISO[®] SINCE 1958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拨开迷雾

——对周汝昌《红楼梦》研究的再认识

胥惠民 著

CHISO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拨开迷雾：对周汝昌《红楼梦》研究的再认识 / 胥惠民著. — 乌鲁木齐：新疆青少年出版社，2013.12
ISBN 978-7-5515-4632-4

I. ①拨… II. ①胥… III. ①《红楼梦》研究 IV.
①I207.4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70309 号

拨开迷雾：对周汝昌《红楼梦》研究的再认识

胥惠民 著

出版人 徐江
责任编辑 康日崢
装帧设计 李鲲

出 版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社 址 乌鲁木齐市北京北路 29 号
邮政编码 830012
电 话 0991-7833940(编辑部)
网 址 <http://www.qingshao.net>
发 行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营销中心
电 话 0991-7833979 7833911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
法律顾问 钟麟 13201203567
印 刷 北京时尚印佳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制 作 非凡印艺
开 本 787×1092 1/16
印 张 15.25
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515-4632-4
定 价 42.00 元

CHISO 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印装问题可随时间同印厂退换。

序

蔡义江

胥惠民教授《拨开迷雾——对周汝昌〈红楼梦〉研究的再认识》(新疆青少年出版社)与杨启樵《周汝昌红楼梦考证失误》(上海书店出版社)、沈治钧《红楼七宗案》(江苏人民出版社)同为近年批评周汝昌红学谬误的三部最重要著作。三十余年前,王利器曾著文列举周氏谬误十大类,硬伤四十余处是为先导(见1980年《红楼梦研究集刊》第2辑)。杨著以清史学者之严谨,指摘周氏之《红楼梦》考证不可信,兼及追随者刘心武“秦学”之荒诞,皆据史实立论,不从臆测;沈著揭露周氏惯用造假、妄言惑人,文德可议,事必详考,用力极勤极深;胥著则是对周氏红学谬误的全面批判,是他多年反复思考、潜心研究的结集,立足高、视野广、剖析深,是一部坚持实事求是科学精神,捍卫我国伟大文学家曹雪芹及其文学巨著《红楼梦》不被任意歪曲的力作。

新时期初,我与周汝昌先生曾有过一段交往,先是书信往来,后来也曾多次登门访谈。大概因为我对《红楼梦》后四十回续书有许多批评,遂被看中,说了许多好话。我出版的几部书也得到他的推介,且赞誉有加。但我行事、治学自有原则,并不因人情而任意附和,作违心之

论,比如我根本不信他《红楼梦》续书是乾隆阴谋指派高鹗篡改的说法。自上世纪末期到本世纪以来,我们渐行渐远,终至断绝了交往。这主要原因还是“道不同”而绝无个人恩怨。

有一件事是令我懊丧的。上世纪90年代,传通县张家湾发现所谓“曹雪芹墓石”。我应《文学遗产》之约,写了《西山文字在,焉得葬通州?》一文,辨“墓石”系当地人李井柱伪造。这一看法,至今未变。但拙文的最后引了周汝昌《红楼梦新证·史事稽年·末期》出处为“佚名《爽秋楼歌句》”中的一首《八声甘州·蓊门登眺兼凭吊雪芹》词作旁证,还猜想词为清人所作。文章两次收入拙著论《红楼梦》集子中。多年后才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。所谓“佚名”,其实就是周汝昌,是他将自己写的东西冒充史料来蒙人的。同样受骗的还有胡德平同志。这当然也怪自己缺少警惕心和识别力,总以为老先生不至于如此无聊。

周汝昌晚年,见学术界气候环境适合无监管的自由化营销,遂大展拳脚,一年内凑起七八本书来,大肆宣扬他破绽百出的“写实自传说”和五花八门的奇谈怪论,诸如曹雪芹的妻子是史湘云,也就是脂砚斋和畸笏老人;贾宝玉不爱林黛玉而爱史湘云,林黛玉即“麟待玉”;神瑛侍者不是投胎贾宝玉而是甄宝玉,“绛珠误认了恩人”;“木石姻缘”和“金玉姻缘”都是指史湘云和贾宝玉的关系;《红楼梦》写了九层“金陵十二钗”,共一百零八钗,以对应《水浒》一百零八将等等,这可谓“满

纸荒唐言”。还将脂评本中许多明显的错别字,说成是“最可宝贵的”雪芹“原笔”,都保留在他的校注本中,甚至任意篡改原文……这些都能在胥著此书读到。

周先生今已作古,但我国有长期受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统治的历史,权威高于真理,既然其生前已享有“大师”“泰斗”之名,红学上已被搅浑的水一时恐怕也难以澄清,唯有凭一贯坚持走正道的研究者持续不懈的努力。一些同志虽不与人争是非,却有着明确的坚持与取舍,正不容邪,继续批判歪风邪气,从事清污消毒工作,实更为必要。这些都是红学健康发展的希望。

当然,改善学术环境,恢复学术的科学本质,严格区分科学与娱乐的界线,提倡摆事实、凭证据的实事求是的学风文风,树立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,特别是要求媒体、宣传工具加强社会责任感,发挥应有的引导作用,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。如果党的领导得以改善,在学术领域内能真正深入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,而不是流于做报告的套话和口号,那么,我国的文化学术事业将会大大改观,红学的春天也就不远了。

2012年6月25日于北京

前言

五十多年前我读高中的时候,就知道周汝昌先生的名字,知道他的《红楼梦新证》。有这么厚的一本学术专著,并世没有第二人,那时闻其名真的有如雷贯耳之慨。

1959年秋开始,我在西北大学中文系读书,第一次读完《红楼梦》,几乎在同时读完何其芳同志的《论“红楼梦”》。那时虽然没有读周先生的《红楼梦新证》的意愿,但凡是遇到他的论文,或者从报章杂志上看到他的论文目录都要找来认真读一过。读他的论文与读何其芳的著作感受不一样,感觉怪怪的,总是莫名其妙。

1964年我欣喜地买到他著的《曹雪芹》。书中除敦敏、敦诚兄弟和张宜泉所述资料外,其他所据资料大都不可信。后来他把这部著作扩充后,以《曹雪芹小传》的书名于1980年出版。文字增加了四万多字,全书达到十八多万字,内容似无大变化。1992年他又有了《曹雪芹新传》问世。在《自序》中他说撰写这部传记“困难中最大的一个,是历史给我们准备并遗留下来的可靠的文献资料太少太少了”,“文献资料极度稀缺”。说实话,我对周先生的主要红学观点是不同意的,比如他的曹雪芹籍贯丰润说、雪芹生于雍正二年和卒于癸未说、他的绝对化的“写实

自传说”、史湘云是曹雪芹的妻子脂砚斋等等,他和清代和民国前期的索隐派一样,都是在“证假为真”。周先生创撰“曹雪芹传”的艰辛我是理解的;作为红学一家言,自有存在的价值。

后来他支持王国华的“太极红楼梦”制造出了一个“震惊人类的发现”;又支持丰润人王家惠的“曹渊即曹颜”说,丰润人刘润为同时发表《曹渊:红楼的原始作者》,弄出了否定曹雪芹著作权的事;在我看来这都是“非学术非道德的喧闹”。此时我也并无撰写文章与他商榷的念头。

读周先生的文章多了,我也逐步弄清了他的恩怨。他多次为文说明《红楼梦》新版本校注是他的主意,有人冒了他的功;他还多次说研究一个作家起码得研究作家的家世,可是有人居然靠研究曹雪芹家世被称为红学家的;他还多次旁敲侧击“揭露”洪广思撰著《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——评〈红楼梦〉》:被他多次批判的人原来是冯其庸先生。

张国光曾尖锐地批评了他“极端崇曹,极端贬高”的错误,还从多个方面批评了他支持王国华“太极红楼梦”制造了一个“震惊人类的发现”的大错。这是很严肃的学术争鸣。他气急败坏地为文进行狡辩,反映出他的霸道作风;他的学风、文风之恶劣,都让我很反感。这时我依然没有与周先生商榷的念头,我不愿意参与到他的这种闹意气泄私愤的是非之中去。

1994年全国红学会年会在山东莱阳召开。我为这次学术会提供的论文是《曹雪芹的籍贯、生年和卒年——兼与周汝昌先生商榷》。这是

一篇急就章,因为当时没有其他成熟的题目,对这方面的材料看得比较多,有感于周汝昌在论述曹端明、曹端广兄弟后人的籍贯时偷换概念,逻辑混乱,既然曹端明的后人是丰润人,为什么首迁铁岭卫的曹端广的后人不是铁岭人反而是丰润人呢?多少有些自己的想法,于是仓促为文,写成这篇小文。

1995年《北京大学学报》第4期发表周汝昌《还“红学”以学——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(重点摘要)》。我原以为周汝昌要恢复红学的学术品格,读完文章才发现他的所谓“学”同实际的红学之学根本不同,他通篇文章贬人扬己,通过歪曲鲁迅的观点肯定了他自己的绝对化的“写实自传说”以外,大笔一挥,把20世纪《红楼梦》研究的辉煌成就抹成一片白地!王国维、胡适、俞平伯、王利器、冯其庸等红学大家以及其他所有《红楼梦》研究工作的成绩都没有“学”的因素,只有他的“写实自传说”才够得上“学”的品质。最好笑的是他嘲笑别人研究《红楼梦》基本功不够,没有资格研究这部作品,他的学问好,却连清朝是那一年建立的都弄错了。

正是由于《还“红学”以学》使我对周先生的人品、文品和学风、文风,有了清醒认识。对红学的大是大非问题,我应该说明自己的看法,哪怕身陷是非之地也就顾不得了,于是就有了《读周汝昌〈还“红学”以学〉——兼说〈红楼梦〉研究的学术品格》。这篇论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尖锐批评了他的错误:首先,歪曲鲁迅,为我所用;其次,贬低俞平伯,唇

枪舌剑,用心良苦;第三,批倒一切,使百年红学史几乎变成一片白地;第四,学风不正,漏洞百出,贻笑大方之家。

如果说《曹雪芹的籍贯、生年和卒年——兼与周汝昌先生商榷》是一篇学术商榷文字的话,那么这篇论文则是纯粹的学术批评,而且以后我的所有与周先生的“商榷”文字也都是学术批评。

从此我开始思考他绝对化“写实自传说”究竟错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。

1996年9月,在乌鲁木齐召开了“世纪之交中国古典文学及丝绸之路文明”国际学术研讨会。著名红学家邓绍基、张锦池、周中明等先生与会,在私下我与他们交流过对一些问题的看法,说明我准备批评周汝昌“写实自传说”的想法,得到他们的支持。在边城乌鲁木齐一切报刊杂志信息资料都处于极其缺乏的状态,自己对20世纪的《红楼梦》研究现状以及历史并不熟悉,见闻狭窄,是否有专家学者批评过周汝昌的“写实自传说”都不知道。为避免重复劳动,我就这个问题向张锦池、周中明二位师兄请教,问他们是否读到或者见到过类似批评“写实自传说”的论文。他们做了否定的回答,并鼓励我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。“写实自传说”是周汝昌红学的核心,要从理论上批倒它并非易事。有一天会后,张、周二位光临寒舍,我又郑重地就这个问题向他们请教,他们又一次鼓励我选择并希望尽快完成这个题目。

这次学术会后,我就确定了“论周汝昌先生‘写实自传说’的失误”的题目,开始重新阅读他的全部学术论著。

经过十个月的艰辛劳动,1997年7月初,终于完成这篇两万多字的论文。

我在参加1997年北京国际《红楼梦》学术研讨会时,曾把这篇论文送冯其庸、邓绍基、张国光、张锦池、周中明等先生,请他们批评指正。冯先生指出一个观点错误,会后中明兄寄来详细修改意见。

既然你周汝昌说20世纪只有你的“写实自传说”才具有“学”的品质,我却用大量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“写实自传说”是个虚假命题,是“证假为真”,根本不能成立,所以连“学”的边都不沾。自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,以后也就不准备再写批评周汝昌的文字了。

1999年,有个朋友约我撰写一部“周汝昌《红楼梦》研究评传”。当时我没有答应,一是因为教学任务重,精力不允许;二是觉得自己的才力不够,完不成这个大题目。

2006年春,在贵州的一个学术会上,又有朋友想和我合作完成对周汝昌《红楼梦》研究的总结与批评。他说:“我出手快,写出初稿,寄给你修改就行了。”我虽然没有答应,却对他说:“假如以后有机会合作,对周先生我还是有些话可以说一说,比如他的方法论就是。”学术会议上的聊天,是不能作数的,会后各奔东西,自然作罢了。但我的内心是把他引作知己的,因为他看重我不多的批评周汝昌的文字;他有批评周汝昌的思想,自然就是我的同道了。

不管是约稿还是合作,都没有引起我继续批评周汝昌的激情。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,我的老同事和老朋友楼友勤同志从北京给我寄来

一本周汝昌新著的《红楼夺目红》。她说这本书很有趣，推荐我读一读。

周汝昌在这本书里集中篇幅宣传他的“湘云嫁宝玉”，果然写得很有“趣”。在他的笔下，“木石姻缘”不是指林黛玉与贾宝玉，而是指史湘云和贾宝玉，因为湘云的生活原型本姓李，是木，这就与宝玉这块顽石构成“木石姻缘”；在他的笔下连“金玉姻缘”也不是指宝钗和宝玉，而是指湘云与宝玉，“金麒麟的故事，才是宝玉的真姻缘”。他说“宝玉真爱的是湘云”，根本不是林黛玉，“宝、湘二人是青梅竹马，是同食同榻，是旧圃新房，是风尘知己，是患难夫妻，钗、黛如何能与之比肩哉”。林黛玉、薛宝钗似乎不是小说的主角，“不悟湘云方是红楼之‘主角’，可乎”？为了他的“湘云嫁宝玉”论，他说“湘云是夜不但是住在怡红院，而且是与宝玉同榻而眠的”，不惜口含脏水喷向读者喜爱的这两个人物。他还说神瑛侍者降生人世是甄宝玉，顽石来到人世借用了神瑛侍者的形貌便成贾宝玉，林黛玉向贾宝玉还泪是找错了对象。他又说“看看这些女儿的‘总领衔’（脂砚所谓‘群芳’之冠）宝玉”，明目张胆地连宝玉的性别都给改变了！宝玉竟然成了“女儿的‘总领衔’”！“‘群芳’之冠”在《红楼梦》中有明文，那是薛宝钗，因为她是牡丹花，艳冠群芳。脂砚斋的原批语是“宝玉系诸艳之贯”；“贯”是线索、连物的绳索的意思，批语说宝玉是联系所有女儿的一条线索；但被周汝昌篡改成“‘群芳’之冠”，贾宝玉成了所有女儿中的第一名！

总之一句话，曹雪芹《红楼梦》的思想内容和人物关系完全被周汝

昌的“湘云嫁宝玉”颠覆了！这是我不能接受的内容，不批评它就愧对曹雪芹和《红楼梦》。

有一天，轩辕春梅同志来我家里，看到桌上摆放着一本《红楼夺目红》。闲谈间，她闻知我有批评这本书的意思，高兴地说：“太好了！我支持您！去年我买了一本《红楼夺目红》，鉴于周汝昌的名声，我准备认真阅读学习这本书。但在读的时候，发现这部书的结论与论据没有关系。从主观臆断出发，不从小说的大量描写找根据，而是想当然。这本书会把读者的思想弄乱的，因此我特别生气！您确实应该批评一下这本书。”

春梅的意见是一个普通健康读者的义愤，对我是个很大的鼓励与支持；我意识到任凭《红楼夺目红》流播，会把读者从谷子地领到糜子地里去的。我不能让他们失望，一定得写点什么才成。2007年11月，广西民族大学召开全国古代文学研究新方法学术讨论会，于是就撰写了《周汝昌先生常用的红学方法论》，主要依据《红楼夺目红》，参照他的别的著作，总结其常用的方法有以下六种：随意附会法、曲解作品为自己观点服务法、大话欺人法、泼脏水法、无中生有法、“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法”。在大会发言，受到普遍的欢迎与肯定。

在搜集资料撰写《周汝昌先生常用的红学方法论》的过程中，我对他的《红楼梦》研究重新进行梳理，弄清了他所谓的“贡献”。到这个时候，要我不撰写批评周汝昌的文字已经不行了，他自诩的所谓“学”究竟是真“学”还是假“学”？非弄清楚不行。

2008年他的《红楼别样红》出版。与《红楼夺目红》相比,这本书更出格。他说:“我讲湘云才是一部《红楼梦》的真正女主人公”,“所以,书到‘后之三十回’,湘云才是真主角,文章的精彩也全在后边”。他还说:“近日觉得有一新意:《红楼梦》可称为‘云之梦’。”在他的笔下连林黛玉的名字表现的都是湘云同宝玉的爱情,林黛玉就是“麟待玉”,“确实,湘云是佩麟而等待宝玉重会的后半部书的主角”。

真太过分了!太狂妄了,居然要给《红楼梦》改书名,要用《云之梦》替代《红楼梦》;居然诬蔑曹雪芹给我们留下的八十回书稿不精彩,“文章的精彩也全在后边”,精彩全在他构想的“后三十回湘云嫁宝玉”中。这时不批评他“超出常理之外”的观点能行吗?

周汝昌一生的红学研究成果可以用一句话概括,那就是:“史湘云就是曹雪芹的妻子脂砚斋。”他一生的红学既是这个观点的延伸,又是在卫护这个观点。这既是他的“写实自传说”的核心,又是他的探佚、脂砚斋研究、两扇大对称结构及其他《红楼梦》艺术研究的目的。

于是我在2008年撰写了《“史湘云就是曹雪芹的妻子脂砚斋”是一个伪命题》。

这之后一发不可收拾,于是先后有了以下论文:

《〈红楼梦〉并不存在万能的“大对称结构”》,

《不要把瞎编的一百零八钗硬栽到曹雪芹头上》,

《周汝昌先生辱骂诬陷高鹗的背后》,

《周汝昌研究〈红楼梦〉的主观唯心论及其走红的原因》等等。

去年年末,我发现他的《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》,读后很震惊,水准这么差的东西居然能出版,居然被吹捧为“恢复了曹雪芹的真笔原文,是迄今为止最为可靠的《红楼梦》版本,一个最接近原著真实面貌的《石头记》”。这个本子既是对曹雪芹《红楼梦》的极大破坏,又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任,不批评它就愧对雪芹和读者,于是就有了以下三篇文章:

《一部极不合格的校订评点本〈红楼梦〉——读〈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〉札记之一》,

《一部充满错别字的〈红楼梦〉校订本——读〈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〉札记之二》,

《一部肆意破坏曹雪芹〈红楼梦〉艺术结构的坏校本——读〈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〉札记之三》。

以上就是我如何走上批评周汝昌先生的心路。由于有以上论文做基础,于是就有了这本小书。

聂绀弩先生对周汝昌《红楼梦》研究的经典评价是“周汝昌根本不懂《红楼梦》”!本书的所有文字无不在说明这个评价的正确无误。

胥惠民

2012年11月11日

目 录

001/序

001/前 言

001/绪 论

001/“周汝昌根本不懂《红楼梦》！”

——诠释聂绀弩先生对周汝昌《红楼梦》研究的经典评价

002/一、对神瑛侍者与绛珠仙子转世人物贾宝玉与林黛玉关系的错解，造成了周汝昌以后研究《红楼梦》的步步错

005/二、企图改变宝玉、黛玉相爱的事实，极尽歪曲“木石前盟”和“金玉姻缘”之能事，是从根本上对曹雪芹《红楼梦》的最大歪曲

008/三、颠覆《红楼梦》诗词的本意，生硬地把描写人物性格的诗词变成胡适早已批评了的猜笨谜

011/四、炮制“一百零八钗”说，把莫须有的东西强加给《红楼梦》，这是不懂这部伟大作品的又一表现

013/五、炮制所谓的一百零八回大对称结构，鼓吹这个结构论决定一切，是决定我国民众文化素质的大问题，实际是空中楼阁，根本不存在

016/六、对主题的误解与其他大量的错解

021 / 第一章 周汝昌先生“写实自传说”的失误

021 / 一、周汝昌先生一贯坚持的“写实自传说”

025 / 二、曹雪芹否定了自传说

029 / 三、脂砚斋否定了自传说

039 / 四、周汝昌的“写实自传说”存在巨大破绽

044 / 第二章 “史湘云就是曹雪芹的妻子脂砚斋”是一个伪命题

045 / 一、周汝昌先生的“史湘云就是曹雪芹的妻子脂砚斋、畸笏叟”观点述略

047 / 二、曹雪芹堵死了史湘云嫁贾宝玉的所有通路

050 / 三、脂砚斋否定了湘云嫁宝玉，也否定了贾宝玉是曹雪芹，从而否定了自己是曹雪芹妻子的说法

052 / 四、脂砚斋、畸笏叟是男不是女，不会是史湘云，更不可能是曹雪芹的妻子

055 / 第三章 不要把自编的“一百零八钗”硬栽到曹雪芹头上

055 / 一、周汝昌先生“一百零八钗”的所谓“根据”

057 / 二、曹雪芹说《红楼梦》定稿“金陵十二钗”只写了三副册共三十六个女儿

059 / 三、清代模仿《水浒传》歌颂才女的小说是李如珍的《镜花缘》而不是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

061 / 四、周汝昌“一百零八钗”名单中的常识性错误

063 / 五、金陵十二钗又副册究竟写了哪些人物

066 / 第四章 一部距离原作越来越远的校订评点本《红楼梦》

——读《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》札记之一

066 / 一、周汝昌《红楼梦》版本“研究”的走红与主流红学界的沉默

069 / 二、肆意肢解曹雪芹八十回《红楼梦》，焉能称“恢复了曹雪芹的真笔原文”？

071 / 三、新索隐派的阴魂附体，焉能称原生态？